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蘇平仲文集卷六

明 蘇伯衡 撰

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區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册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親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闕樹府寺備儀

衛董官職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閤而龍舒汪君實拜晉王相昔三王之于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三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出之資夙承訓于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奧學雄文宏材遠

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敭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鍾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由二千石擢拜是官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于正朕故用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勣不遺于李密故托勣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中臺也數犯天威陛陳讜論可屬晉王豈復有過于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勣之所輔導者

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勳盖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啟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邸綽為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為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敘之于是乎述

送孔成夫序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勲至自清河越四日丁酉朝于闕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孚于而政俾復往涖厥邑爰以丁未陛辭天子登進克勲申命之若曰爾邑瀕于河昔屬天降亂草竊朋興劉劓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祖亡宅弗克宅田弗克畋邑時則空虛自朕命一二熊羆之臣底定中土爾邑民乃携持厥婦子復厥宅里惟爾尹兹邑亦既越三載民情民痌亦宜廸知之朕永念人惟求舊肆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亦孔艱矣

爾曷相厥居爾曷開厥衣食爾曷屬厥緜寡爾尚寛乃
事黜乃刑夙夜宣朌朕德用澤潤保乂之我戎士茍有
雖厥次邇于爾土以吏于爾有民時則執以歸于京師
爾克俾乃民有生有聚于而邑罔或怨咨爾克及爾暇
逸以詩書惟乃子乃孫是訓凡民亦莫不懐于爾奔走
惟爾之歸若厥子于厥父母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大用
爾克勲受命再拜趍出以告伯衡曰聖訓聖心罔不在
斯民克勲雖無良民牧哉其曷以對揚伯衡曰君克勲

惟君世家閭孫克祗慎厥身嘗列在近侍克荷眷知肆簡畀茲邑君亦既克綏茲邑民于前日我聞善厥始斯匪難善厥終如始斯惟不易矧乃祖仲尼有訓既庶斯富富斯教嗚呼邑無小大民無衆寡治則同道往其率由茲以終厥功茲惟無忝乃祖之彛訓茲亦惟克對揚天子之明命君克勲念哉

送梅侯鼎重赴和州序

和岍江以為城南扼采石北控淮右立國于南者倚之

以為重鎮蓋自三國以來則然矣聖天子受命而興也
嘗駐蹕于兹部署諸將乃渡江入都金陵既平江東遂
安浙右踣陳覆張兼閩并粤取樊襄舉齊魯克燕冀下
秦晉而天下以定則和固興王之地哉不可與偏州齒
亦審矣是以例定為縣尋復為州而寘守尤慎簡其人
焉為州之一月平陽令梅侯鼎重被選往知其州事或
曰和重鎮也守重用也然受廛于和者戚畹將相之家
居其半法之不行則蠹政法之必行則搆怨蠹政則獲

罪搆怨則取侮梅侯雖材且賢舉其職也豈不難乎哉余曰趙奢田部吏耳猶能以法繩平原君之家平原君戰國之公子也猶知賢奢之為剏今紀綱脩明貴戚之家一一奉公如法過于平原君遠甚而梅侯乃天子命吏又非奢之比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梅侯奚乃不可居重鎮膺重用其職之舉也又何難焉或曰子之言是已請書之以為梅侯贈行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詩序

今中書右丞楊公為叅政江西時幙府號多賢而鎮撫田侯無禽特知名既文且武大見任使繕軍綏民以至于聽訟張弛無不適其宜健將老吏咸傾心下之楊公入朝而田侯亦代還僦屋龍河之上杜門讀書再食新矣方楊公由御史中丞出鎮山西也屬郡缺長貳公曰吾所統皆股肱郡且其民新脫鋒鏑不有人焉足為士卒黎庶倚賴者不足任而吾所知人惟田鎮撫最材而效又著即具名以聞而請之上乃命為太原府同知田

侯且行求一言為規余觀之春焉而草木榮秋焉而草木落之也皇朝之于諸生也取之易進之易用之易者無他貴之也貴之以故假借之也夫困折之則其求之也不全而責之也不備假借之則其求之也必全而責之也必備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吾見其易成名也吾知其難為稱也吾所為喜且懼也然有師資之益有教養之漸而又有國之刑賞在焉藏脩游息者誠能勸焉懲焉而感奮焉則成材就實自致于用以稱旨意夫

何難焉此余又未嘗不望諸生自勉也今年秋大選郡學弟子登于監學金華學子以選在行者十有四人而樓獻用章居其一用章勤而敏介而通其在郡學已自能頎然出其頭角矣矧今去而遊于監學乎惟知自慶幸毋倖其易尚思其難益致其勉能為人之所難非用章之望而誰望哉使明體適用之學不愧于前脩設學取士之倣顯白于當世則余雖病處山林尚能作為棫樸之雅以慶人材之秀出以歌國家之盛美也用章行

有日凡朋從咸賦詩以送之而見請為敘故述此告之

送徐生繼先還國學序

國子生徐繼先移病歸金華就醫期而愈將往卒業其同舍生何與道樓用章以省親在金華請于縉紳先生賦詩以贈之謂非余莫之敘也相率來請嗟乎繼先昔生之疾作生父兄之望生愈有甚于生之自望生知之乎今生之疾愈生父兄之為生喜有甚于生之自喜生知之乎生亦知父兄望生之學成有如望生之疾愈乎

生亦知父兄喜生之學成有如喜生之疾愈乎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疾之愈然後知愛其身亦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學之成然後知淑其身愛其身淑其身所以慰父兄之心也而豈自慰云乎生也疾則歸就醫愈則往卒業僕僕爾亟往來而不憚煩者夫豈不以此乎哉嗟乎繼先生之歸也凡可以愈疾者既無所不用矣生之往也凡可以成學者宜無不勉焉如使于凡可愈疾者用之而于凡可成學者不

勉焉是知愛其身而不知淑其身則父兄亦將觖望而又何喜乎雖然疾豈徒愈哉故非治以良醫不能愈也醫良矣非飲以良藥亦不能愈也藥良矣非慎起居節飲食致淫邪之去臻元氣之復亦不能愈也則學固可徒成乎哉是故師者醫也道者藥也氣質者淫邪也德性者元氣也不得賢師不聞至道不變化其氣質不成全其德性而學焉有成者乎今奉天子之命居儒學之館樂育天下之材自司業至博士助教凡十數公余雖

不獲盡見之抑不可謂不知之也之十數公者皆德尊望隆業乎堯舜周孔之術深于詩書禮樂之文以生之妙年得與英俊並遊而受業焉則師既賢矣至道不患無聞矣生誠克以愈疾之心而蹶然愛日而自强真知而允蹈持其心養其性去其偏而復于中而學焉有不成者乎學成則德可久業可大名可遂所以慰父兄之心不其至矣乎而生父兄之躍躍為生喜也視今日之喜豈不相千萬乎此亦余所望于生者也誠如是余寧

不為生助喜乎嗟乎繼先尚懋勉之乎

贈高士敏序

曩余遊燕都士敏之先公時任六察公則吾父行也因以故人子謁公於齊化里第辱公與之為禮朝夕往來門下且數月公暇日褒衣緩帶却馬從一蒼頭過余譚移時始去儼然老成典刑也余將歸會公省太夫人維揚遂同舟而南公嘗言吾兒曰巽士敏者且冠矣頗知力學攻文辭行且至維揚當出以見子子其弟視之苟

有得無忘相訓告也比至安東道梗公間道以往余則取道海上竟不得過維揚與士敏相見後聞公奉太夫人來姑蘇又聞為理官吳興以卒雖相邇而疆埸事嚴以故亦不得往哭公與士敏相見今年國家蒐羅四方之賢以議禮考文由是士敏來京師知余在成均數抵余所自以為相見恨晚云盖公嘗語士敏吾有故人子蘇平仲者在金華與日見之可與講學者也士敏以公之言為信而不遺余之姓名以故見而喜喜而定交焉

安知余之非材哉野人有山鷄野人不愛而過客愛之彼以為鳳故也使過客知其非鳳則過客之弗愛甚於野人矣余嘗獲從公遊不虞公之推與之過情也懼若山鷄不足為世瑞徒黙士敏耳士敏名父之子非若余之不材托契家而獲交焉庶足以薫陶巳又烏得不自以為喜也士敏預脩元史尋入東宮為伴讀擢翰林編脩轉秦邸紀善侍王留居京師日與之處覩其儀榘之顒昂志氣之軒豁議論之辨給文章之雄贍未嘗不羡

公之有子余長士敏且十年内視不及士敏遠甚無以副公之期待也固不待他日能不發愧乎且高氏世有厚積公宜食其報而位又不滿其德焉譬之水其猶澤乎蓄而不流一旦決其防沛然其何能禦也孰謂遭其時以光昭前人不在士敏乎矧士敏年甚壯材甚優出入兩宫甚見器其馴致於通顯也何難然則士敏之使余羨慕愧赧要當以功名事業豈特文學而已哉

贈林子山序

人之生不幸而失身或為農圃負販或為百工技藝或為皁隷倡優否則不幸或病狂易或癡騃或瞑頑而或矇或瞶或瘖或跛則其最不幸者也而吾之生也幸而不跛不瘖不瞶不矇且幸不瞑頑不癡騃不病狂易于凡皁隷倡優也百工技藝也農圃負販也幸皆不失身為之則吾之有生也夫豈易哉又況羣于萬物而靈于萬物齒于衆人而賢于衆人與天地並立相為終始者乎于此見吾生之甚不易也古之士知生之如此其不

易也是以慄焉而不寧汲汲焉務以遷善補不足俛焉日夜自强而不敢以斯須而肆焉忘道苟頽然而不省宴然佚居侈然飽食而頑然不務進脩而懵然不聞大道吾見其面墻而立冥行妄蹈與矇者瞶者瘖者跛者奚以異師心自用戾常失正與病狂易者癡騃者冥頑者奚以異其名為士而其失身固有甚于為農圃負販者為百工技藝者為皁隸倡優者雖曰萬物之靈終亦必與草木鳥獸衆人同歸于腐壞澌盡泯沒而已尚何

參天地而相與終始之望乎嗟夫士之貴賤在聞道道之存亡在所學世降習汚天下之士於是始以為士之貴者在乎爵位之崇高威權之隆赫意氣之充溢名譽之光輝而相率馳騁於俗學以追世好之不暇其於道之存亡一切不暇顧也脫有偭流俗而希賢哲務正學而遵古道者出乎其間舉天下之士不以為迂濶則以為計左不相與訕之則相與咲之矣矧肯舍其學而與之共學乎嗚呼此亦不思夫有生之不易而已矣此亦

甘心為草木鳥獸衆人之歸而已矣不亦大可悲也夫於斯時也而有人焉能自拔于今之人求合于古之士即文獻之邦就當世之碩儒以講求洙泗濂洛之學為已事若子山者豈苟慕其名哉豈要譽于士林哉豈將以眩遠近之聽聞哉其殆灼知生之不易而不忍為草木鳥獸衆人之歸也云爾推此志也則子山誠亦超于人而有合于古矣何取于余也顧乃不忘下問而求益焉余也雖嘗抗顔一日為國子師然自幼侍遊他邦中

遭海內變故憧憧焉挈挈焉加之近歲不幸而瞭且瞶
焉而於鄉學昧昧焉則其於道亦可見矣將安所進於
子山乎獨念夫有形則必有神神者何精華果銳之氣
也凡物莫不恃之以立而人為甚古之君子幼而壯壯
而老老而至於死道以為已任足乎內無待乎外不淫
於富貴不詘於貧賤不奪於禍福不撓於憂患不回於
勢利不愧於俯仰皆是氣之所為也而不可不養也是
氣也在人在天地一也朝氛之絪緼彌六合而薄三辰

非不勃然盛矣然不崇朝而銷液矣詎足恃乎雖在天地猶然況在人乎夫是以貴乎有所養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余不敢以疾疢而不加勉也余之所願學者如此子山其謂斯何苟有意焉尚勉旃以從事則不患銳于始而消沮于終可以究有為之志而極其材力之所至遊於高明之域不在余則在子山矣又何任重道遠之慮哉

贈玄默子序

混沌無間遊於廣漠之野遇凌虛子入無子方相與論道凌虛子曰至哉道乎大於天地細於芒忽亘乎古今散於萬物狀之而無象執之而不得恍恍惚惚不如歸之默默入無子曰二儀之高下七曜之著明山川之流峙寒暑之變更魚鳥之飛泳草木之悴榮與夫人之男女飲食作息經營何莫非道之流形也吾以為昭昭孰謂其冥冥混沌無間曰唉若之於道也曷嘗窺其奧哉不過闖其扃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無體無臭無

聲得其一隅為物得其大全為人而與性俱生焉故道之微而顯也不在乎能言而在乎能行茍徒逞辯説以彷彿又何足為之重輕也耶傍有一士神清而氣淳皙白而長身閫混沌無闐作是語已曳杖而歌曰存於天地之後兮有於天地之先無一息之或停兮無一物之不全不知其孰始而孰終兮但見其忽在後而倐在前蔽之以一言兮曰玄之又玄詎無忘言之人兮默焉而意已傳淩虚子入無子方問其邑里姓名其為士者不

答竟去混沌無聞曰若不聞滁之全椒有孫仲善號玄默子者乎即其人也即其人也

贈金與賢序

古之善繪者畫詩圖孝經貌爾雅像論語春秋著易象皆附經以行下至漢魏晉宋之間講易有圖問禮有圖列女仁智有圖圖遂與史並傳助風教而翼彝倫則繪之所係不既重乎然而豈易能哉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繪之事象之

滋也實有該造化之妙理者焉不得其妙而能合於天造吾弗知之巳於戲與造物者遊得於心形於言粲然在紙而成章則謂之文得於心形於手粲然在紙而成象則謂之畫余嘗學為文述山之勢水之態烟霞雲霧之變草木鳥獸之形以至於神情鬼狀或曲盡其思致則使人讀之不啻若登山臨水仰烟霞雲霧俯草木鳥獸而鬼神出沒乎左右心目為之竦動焉雖未必能窮造化之妙也而其故則可知巳又況心手相應而為畫

哉使人覰紙上之象而竦動也固當什伯於紙上之文
而或不能然豈不以規規於筆墨畦町間乎蓋有道有
藝道至而後藝至自昔以藝名世者莫不有道焉庖丁
之於割輪扁之於斲由基之於射宜僚之於丸非徒積
習之所致也況於畫而可以不事道歟余抵平陽會金
與賢與賢先君子曰德讓甫為儒學官旁暢繪事尤長
於寫神與賢妙傳家法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名大夫
士無不與之遊聲稱籍甚嘗為余作小影見者咸以為

酷肖而未有以報與賢也謀諸同志與賢閩之曰我無事乎報也以一言贈我足矣夫贈之為言增也古人之於人或延譽之而使增重於時或箴規之以增益其所未至則贈之言余固無能為與賢增重而與賢名聞諸公間亦無待余之延譽若夫思繪事所係之重明物理以進於道以增崇其筆力以追配於古人則區區所望於與賢而不容已者故述以為贈

贈岳德清序

往歲金華同知潘侯叔聞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
出入叔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
俱漢臣治叔聞之目凡砭焫湯熨與夫劑之和煮加損
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赴京師余
之叨祿於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從人問漢
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有持胡先生
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為
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與問勞乃知其為

往歳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固僐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王之裔家於嚴陵採藥浙水東名山奥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輙眷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竢為人治目比有奇驗則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之病甚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曰唯瞽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則

天下無不可治之目已對曰然余拊髀曰嗟乎德清生亦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丈尋丈之外驪黃牝牡不辨此吾友也熟視而弗與揖彼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輙速謷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别黙皙美惡真贋於尋丈之内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婺以旱溪流斷絶車無所用由是方地千

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為槁壤黍稷重稑無弗黄而殞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胥為殍也與瞽者矇者眇者無以異覿其目則非瞽非矇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顛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茍非目

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於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況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目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為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為余嘉其辯遂次第其語以告操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記

報恩光孝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比丘軒公住持報恩光孝天寧禪寺之七年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新作大佛殿成其費取諸經用之羨財而裒衆施以助不給出力為之外護則廣威將軍僉溫州衛指揮使司事王公銘寺在衛署之東宋崇寧壬午㑹禪師所建癸未賜額曰崇寧萬壽政和巳亥乃改額曰天寧萬壽紹興丁卯又更賜今額某年以菑毀重興未幾而洊厄於某年至某年重搆又燬於某年元之至元

幾年始復於舊逮至正末困於力役田旣出質衆亦散去而寺之凋弊已甚國朝洪武九年二月軒公以選自惠日來主法席賴其經營繕葺仆者以植傾者以支朽者以易缺者以完而土田以復清規以振會有司治海艦即廡下處工徒不戒於火又以十三年春廢為瓦礫之區軒公謂其徒曰寺之廢興法之隆替係焉我等坐視可乎焦神苦力掇拾煨燼以圖興復凡耆舊莫不感奮官民信向相繼致助西偏地勢褊迫則請於王公斥

使與東如一地以尺計總若干尋建方丈庫司茶堂既而曰有方丈以議事有庫司以儲財可以事土木之功矣然欲復吾故宇莫先於治殿以虔奉佛祖衆議允協以白王公伐大木於羅浮象浦聚貨食召匠傭始事以其夏六月望至是而訖役為屋以間計凡若干高深脩廣悉準其舊層阿廣窗隆棟厚礎斲雕藻繪殆無遺功金相玉毫安奉如式幡座華蓋種種莊嚴其壯麗顯敞侈於昔多矣爰以狀因鎮撫譚君濟來徵文為記余聞

成壞囿於數而以廢為興則存乎人又必人與時會乃
能不難於以廢為興茲殿之建當山寇竊發之日歲艱
物匱之時首尾僅四寒暑而儼然成就如此豈不以智
性融通于事于理未嘗分别而生欣厭有若軒公而又
遭逢聖時哉弘惟皇上渡江之初即以故龍翔集慶寺
為天界善世寺闕　曆寶歷之四年徵有道浮屠
十人就蔣山太平興國寺丕建廣薦福會後六年命天
界住山宗泐取經西竺又五年詔郡縣咸立僧司以糾

其徒佛法之見尊奉至此振古所未聞也蓋西方聖人以神道設教大率使人去妄而即真因境以生悟其誓願之廣大慈悲之深重欲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莫不拔迷途脫苦海而泳游于慈雲慧日之中此與中國聖人博施濟衆一視同仁夫何以異聖人在御參用真乘亦惟密祐至化陰隲羣生豈專福田利益於一人哉軒公祗承德意而致力斯寺于斯時既成寶搆以嚴所事方務鳩工畢還舊觀庶幾教基上並我鴻圖至

於萬億維年而海隅含生之屬永有依怙其營度之勤搆締之美興復之功當屢書不一書殿之建特其權輿爾尚刻石以竢焉軒公名子軒號宗晃嗣法于宜翁雅禪師耆舊與公同心而効力者曰某曰某云

温州府開元教寺興造記

温之佛刹傳天台智者之學者惟開元最鉅在今玄妙坊東晉天寧二年郡人李整捨宅以建初名崇安唐開元二十年制諸州咸以一大寺為開元寺而兹寺為温

諸寺之冠例改今額石晉天福二年復崇安故名至宋治平四年火久而復完政和十年更為天寧萬壽宫其復為寺仍曰開元建炎十年也紹興十年又以留燬未幾重興初寺隣法明院後遷法明于來福門外而以地畀寺斥大其址立于院五曰藏院曰天台教院曰千佛律院曰圓覺曰圓通兩禪院寶慶十年重建山門又移千佛立于寺之後元至元二十七年各路例設官講所因以千佛為之自是千佛不復隷本寺俱燬于延祐元

年而重搆於泰定四年歲時節祝釐與凡祈禳咸在焉越三十五年至正丁酉颶風大作棟宇盡覆獨寶殿存而上漏傍穿亦已甚矣主僧至剛僅克葺而新之樹法堂闢山門範銅為鐘搆樓以度而遷主江心也所宜有而未及為者固多也今住持仰山欽以國朝洪武五年自顯德來補其處鋭志興修圖惟厥終俄又以病去十六年春諸山相率白于郡府復輓之出再正法席即探已之橐斂田之入市材諏日召匠僦傭百堵皆作殿堂

門廡庫庾齋庖湢圊或因或革以次就諸佛菩薩羅漢護法天神雕塑藻繪煥焉聿新僧佛之供器物之需纎悉畢備下逮垣墉階術之微有廢必舉凡至剛未及為者至是仰山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申其志之所欲為矣雖名因舊以為新實則創始也十七年某月某日工告竣事耆舊僧僉謂數十年之廢成于一旦為力不易而功甚鉅宜有述以示方來而寺之沿革興廢皆無所登載介前温州路治中金君翊求余記之竊惟開元

自有寺至於今千有六十有八年矣厄于鬱攸者三奪於道家壞於颶風者各一由代有其人故其燬也隨復而其奪也迄歸在梁則有若宗慧開義井鑄大鐘大鼎在汴宋則有若性南詣闕獻頌仁宗名對稱旨親御宸翰錫以文英大師之號而御書閣攸建自景祐至熙寧兩蒙一大藏教之賜在南渡則有若真敬因山門為閣崇百有三十尺東西各翼以臺高與之等觀水心葉公之記其規模之雄傑巨麗猶可槩見也元有國百年先

後登於主席是迓是續則有若至興思聰省初宗岳至剛寺之久而不廢豈不以人乎際今昌辰尊崇象教不有仰山者出人與時會假方便力示現有為安能於朞歲間畢還舊觀存教基於將隳振宗風以不墜也哉然前乎此有大興造皆在時康物阜之際易壞為成直易易耳今仰山興事于仍歲水旱之後帑藏空虛之日而能悉績于成不愆于素固猶其材之過人亦戞戞乎其難矣豈宜無以告後人使相與扶植於無窮乎庸不辭

而備為之書若夫如來以種言說開示趨極樂正路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法筵重啟龍象咸萃脩而行之又豈不在仰山當不待記而亦非世締文字所能記不敢因記興造而輒有所陳也

太平歸元禪寺記

平陽有新寺曰太平歸元其規模雄傑鉅麗環邑之境唐宋以來列剎皆未能或過之元後至元中邑長者吳君良佐之所剏也其為事甚偉而其為力亦勤矣今四

十有五年吳君卒亦十二年於兹而未有登載其子常孫平若恐來者不知所自爰礱石介鎮撫譚君濟翁求余為之記吳君素好施與每歲夏秋之交輙發粟周其鄉鄰嘗造舟飛雲渡廩篙師操以濟往來者買地一區縣北搆亭其間殯不能葬者既而自謂此足以行吾義未足以率人為善且吾儕生長安樂于太平之世皆上之賜也願藉佛力以報焉而縣之西雅山之下其地沖爽以居佛誠宜於是以至順壬申夏度地八十餘畆東

高而增卑堙窪而支阤使平正如一遂以後至元巳卯秋八月乙未興役中為大佛寶殿四阿崇三十有六尺益其尺十四以為廣深視廣不及二尺左右翼之深廣如之殿之後法堂祖師祠侍者寮居左檀越祠首座寮居右法堂之後觀音閣又後為茶堂為方丈殿之前山門三間門東門西翼以夾各二為維那知客之寮夾之東西各一樓東樓搆經一大藏庋焉西樓範銅為鉅鐘縣焉門之外臺門臺門之前為放生池其上為梁其前

樹扶闌又前列七成浮圖而其數如成皆美石為之左右廡各十有七間自法堂屬于門中左廡為伽藍祠而廡後曰庫廳曰行堂曰廚院在焉曰東庵曰倉司又在其後中右廡為會善祠而廡後曰旃檀林曰選佛場曰照堂在焉曰西庵曰湢圊又在其後殿而方丈方丈而門外至于臺門内至于庖湢與夫作役之舍屋以間計通百有六十有八凡事佛之儀物奉僧之器用制所宜有者罔不精備而穹垣厚礎脩術崇階稱之木石瓴甓

釘灰丹漆匠傭之直為四十萬五十緡為米九千八百石佛菩薩阿羅漢以至護法天王之像設悉塗以黄金為金百十有八兩以至正乙酉春二月甲戌訖功而比丘智通實始終効其勞是秋迎致逆川順禪師主之又割田千二百畒為恒産勑賜今額定為十方禪院仍下璽書護持則明年夏四月也帝師亦錫吳君號正心德大圜悟居士云尚論其世葢有元豐豫之際於時郡邑閭厚積之家百倍吳氏富埒封君者固多皈心真乘喜

施不靳者亦未嘗無之名藍上刹方興土木之功捐十金資之以田數十百畆助其不及則自以為輕財好施而人亦與之輕財好施之名覯吳君獨力自任以濟登慈風斯下矣自昔為浮圖氏建大寺市大田非王公則戚畹也吳君一布衣男子耳十餘年而能為王公戚畹之所為此其材且智為何如抑聞之寺落成之日吳君年未六十即寘家事不問作樓四楹於方丈之西垂入處之焚香黙坐閱月踰時不出户二十載猶一日年八

十有四一日閱般若經終卷遽入室延寺衆語之曰老居士今行矣幸大衆稱揚佛號訣别合掌隨衆稱揚而逝夫離俗去智究竟生死偉特如是豈非所謂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者與孰得以造寺功德為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議之哉常等克念父祖之勤勞汲汲為求文昭示寺僧使知𠜂始之不易而相與保守於無窮亦可謂賢孝子孫矣

武義縣重建廣福院記

武義縣之闤闠中有佛剎曰廣福院元之至正丁酉春燬于括寇其年冬僅刱大佛寶殿未及視其成而僧衆或逝或散莫有任其興廢之責者為日已久屬者余宦遊來歸過焉則朱甍翠棟寶鐸金鈴煥然鉤然震耀耳目矣上人志晉肅余入坐方丈而言曰皇朝癸卯之歲志晉用甲乙之次忝主是山顧瞻薦荐不遑寧處切自思惟失今弗圖將隕先業而隳教基乃與吾徒宗煥慈蔭經營綜理而延慶寺住山如海邑士洪德潤等矜吾

之有志也所以佽助者靡愛其力爰裒衆施益以巳槖聚材庀工成大殿于甲辰之夏建山門于乙巳之春嚴像設于丙午之秋而兩廡之作以戊申夏法堂之樹以辛亥冬寢室庫庾庖湢之屬次第訖役凡制之所宜有法之所當備者方圖緒成之過不自量業欲具事狀求記於執事而辱下臨敢遂謁之按院始於宋之嘉祐丁酉本福聖浴室也治平丁未初賜額曰壽聖遭燬於宣和庚子未幾重興紹興壬午乃改賜今額曰廣福元大

德中溪數潰院又當其衝為横流必食之地山門既圮而衆亦無以自安主僧永起得今址于徐文肅公之孫揚祖乃公之别業遂徙而建焉實至大辛亥也自嘉祐丁酉至今洪武壬子凡三百二十有二年一圮於水再燬於冦葢有數焉至于以廢為興未有不存乎其人者也且起之遷建始事以辛亥晉之重建訖役亦以辛亥信非偶然哉前乎起也顛末不登於文字固莫可考也覯俞公之記起致力於大競之際歷二十寒暑猶有待

於時秉惟力繼之而後規制大備可謂難矣今恒産不加多而物力不迨前且倍蓰晉毅然以興起自任訖能以十年之間而復還舊觀不愈難哉思其難相與扶植彌縫之使之永久弗墜是誠在乎後之人庸次第書之俾刻石昭示焉施錢與助者之氏名具列于石陰此不著

清泉庵記

洪武十六年春余客平陽厭闤闠之喧嚣思得寂寞之

地澄坐滁慮焉余友前蒙陰縣主簿林敬伯乃相與之縣南嶺門之清泉庵初取道林氏屋側復折而逕朱陳二氏居之前後以入庵為屋若干間大山屏其東天妃祠峙其南祠之祝史廬於其西劉氏園於其北湫隘猶民家耳前則東山九凰諸峯森秀環列暖翠飛襲庭户使人有夏塵之思固自可樂也庵僧曰東源順師嚴重簡默對坐移時視瞻不茍類有道者余心異而喜之暮返而朝往於此蓋旬矣乃知師年十八得度傳法于虛

白日公後三十有三年為洪武戊申司藏鑰江心其夏指揮何公高其行言於郡禮請住持神山禪寺又三年謝去其徒栖于歸元七年敬伯尊人彦輝與詹仲輝者以兹庵久虚率里人延致之人固疑師之不屑也而師欣然不拒夫領衆叢林升坐説法號為長老而居之不擇乃爾不惟不擇居而安完其缺興其廢未嘗不盡心焉此豈非有道者哉師以庵未有記具石求記而呉君元範又為之請乃書曰庵剏于宋淳熈間名正因堂檀

越吳氏始居此者曰正覺大師傳六世而至太古聞元至正甲午燬於冦太古罄其私槖經營興復甫樹前殿未及視其成而報緣盡矣師狥衆之請來主此則戊午夏也塗塈前殿建後殿闢僧堂翼以兩廡嚴像設其中皆出於師以介清泉坊改今名永業僅五畆凡缾錫之集香花燈燭之供日用食飲之需皆仰衆施亦惟師道行足以起人敬信以故施者相踵也師縣之萬全鄉人俗吳氏云

平陽縣重修江口斗門記

平陽之江口舊嘗因海隄中斷之揵石為兩厓深廣各三丈内外貼石為左右翼又敷石壇於前後中涯植石楹析於雙門鍥坎陷板以為扃每門板十有二層時水盈縮而閉縱之覆以屋五間號江口斗門宋端平丙申縣令林公宜孫始作之元至元二十四年里之義士鄭君存耕嘗率衆繕理之繼存耕而致力焉者則其族人前福州路閩清縣尹禮前松江府華亭縣尉公誼其歲

至正辛丑也後二十三年國朝洪武八年水暴溢颶風激海潮相輔為害厓崩屋仆而門亦圮令且九年矣為縣者更幾人而視之恬然厥民雖欲起廢夫孰為之倡哉十六年夏南康彭君尚賢來為丞是秋以公事過其地目擊之愀然不寧亟謀興作會主簿新安吳君韞中攝令還自瑞安典史成都楊君孝忠進册至自浙江議以克合責成於水利所及之鄉大家之役於官者其人咸不勸而趍以謂浮屠一寧猶能出力裒衆施完砂塘

陰均兩斗門令在位者興無窮之利吾屬顧不能効勤勞乎或輸以財或薦以力恊謀併智以任其事者九人以公誼嘗致力於斯也練歷而老成惟使督役焉於是市石與木揆日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隄涯門扃以至於屋悉復其舊而歛甃堅緻視昔過之足支久遠又以其餘力修平安渡馬道百二十五丈以免人于淖始事於九月庚申而訖功於乙酉皆欲刻石紀成而因謝君復元屬筆于余蓋江口在縣之東南二十五里左江

而右山潮汐之所上下諸山谷水凡三十六支皆徑此而入江初斗門之未作也衆流既莫之遏而海鹵水亦得入以害稼民交以為病自作斗門然後溢不患溺乾有所仰而惠利及于二鄉五都之人溉田六萬五千三百餘畝則其所係豈輕也哉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于殆廢使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江口之有斗門蓄洩有恃水旱無虞歷百四十八年猶一日豈不以補而緝之者有其人乎

壞於暴水而中廢者九年不有諸君子以興起為已任將遂隳前人之功失一方之利然則是役也雖曰修廢舉墜其功葢與剏始等矣於戲使凡為縣者皆能職思其憂若諸君子則門之復當不待今日民之蒙利其可以世計哉故為之書使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葢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

十年有司漫不加省皇帝即位之明年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君徵赴京師事格不行而提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為按圖籍凡學之地侵于民者責丞李君佡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疆界吏其畛域樹垣以繚之王君歸自京師謂部使者祇承德意返故地于久攘之後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教

諭毛君燀贗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比

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

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

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致黜者三則僅

有存者夫學政莫大于射也尚矣矧國家方脩文教而

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為之記曰復

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

益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

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為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某陝西人王君名彛字秉文北平人㡌邑人攝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覈田記

宋南渡後金華縣諸名額田體量于紹興辛酉撿踏于嘉定甲申覈量于咸淳丙寅立法詳而為制密戶有恒征地無遺利猶不失有田斯有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

以收賦稅以詔力役而水旱于某則驗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加以歷歲既久舊櫝寖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災主佃各列其田自訴訴輙復益步加畒以幸免常租而賦額日羨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要在均役而已不暇釐正也版籍入皇朝遂有鑿空之賦名曰虛謫糧而其數之多為田至千三百九頃有奇民負逋而莫償吏惴惴惟歲入不登是懼而公私交以為病矣事聞中書省亟命檢覈除之户部援田令併以五尺為步

造弓尺以量符下皆重改成籍罔敢自任既而命明州府通判王琮來治之甫興役又以事罷去會今王君來倅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為已任盖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三都統保大率十乃令都擇一人焉為量長保擇一人焉為里長都以五十步為率築堠一焉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為率築堠一焉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為率樹木表一焉書其甲乙之次樹諸表一焉書其多寡之數而旁都此保分曹易地相

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如畀異時訴水旱者自占書于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强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弼董東南鄉以浦江縣丞杜彥董西北鄉侯乃出詣諸鄉即寺觀以次舍裹糇糧以食飲衝冒暑雨跋涉阡陌履畝而申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短絕彼補此塵累微積以足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之有餘者增之不及者減之岸溪而齧于水者蠲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稼者收之量既周乃裒諸所表為魚鱗圖為流

水册册以會賦圖以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君朝夕親臨而程督焉凡田既除前虛訛之數其為增者收者總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蠲者總三百四十五頃有奇册以帙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幅計者如册之數而皆有副檢量之役起洪武四年夏四月丙申訖其年秋八月庚子積百有二旬有四日圖册之役起是秋八月壬寅訖明年夏五月壬子積二百有五旬而畢以竣事聞數十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與慶幸爰伐石





圖其悠久介智者住山普仁求文為記余聞經界者仁政攸始三代盛時分田制禄由乎井地之均而井地之均由經界之正自是以來其制世殊至若資賦以足用因田而成賦無古今一也今檢覈之舉執政責成有司可謂急先務矣符下且六七年而莫有從事者豈國家裕民意哉是宜王君於蒞政之初不憚勞勚而緦緦焉致其力也更張惟允而經費不虧民征用寬上有節度下有常守仁民之政孰大於是嗣為政者毋替厥成金

華之民利頼庸有既乎然則托焉以垂永久將不在余文矣王君名綱字之紀棣州人嘗叢田蘇州為諸州使者冠其來倅是郡也由承運庫使外補云

蘇平仲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七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蘇平仲文集卷七

明　蘇伯衡　撰

記

國子學同官記

已秋詔即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學録非有徳望邃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闕金華許君存仁為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為博士闕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

寧淄君文秀為助教高昌完君彦明為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為學録臨江張君以誠為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叅謀其秋彦明除建平知縣以誠除管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彦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録丁未秋學陞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即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君彦博由元翰林編脩署典簿

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太
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
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
拜江西按察僉事彦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
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
善陞太常典簿孟熙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太子賓客
兼博士則汴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

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為七人而叔允原
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為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
人者皆獲托官聨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
而升沈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此况於他日乎此余
之所以慨然也因為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
自慰焉來者𡮢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
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直周
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髙君名暉朱君名明

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吴興張君𥉻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順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深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率子姪作祠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畆隸焉歲入租

以石計者若干別儲之以供粢盛以具酪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某鄉某甲具刻諸石乃來徵文為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葢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於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懼其褻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醴也酪也粢盛也所以饗食先祖者也茍不別儲以

資用而臨時取諸常廪不既褻乎又焉得為敬乎此先
王制禮天子諸侯之祭罍爵籩豆簠簋之實必於御
廪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井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
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
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
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况於
田乎貴為公卿大夫猶然而况於士乎今士覺以韋布

之士顧能推其烝嘗之孝即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羣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謚忠惠者於淳熙宰相魯公為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禄者以田五十畆供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予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尚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

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來裔因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蕆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

監元大德間南監渝于潮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灘娶包氏生諱醒府君娶管氏生諱德府君娶蘧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妥奉先世之靈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戹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既即以蔵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梅闕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

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廟卑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即寢以薦寢乃

燕處之所以之而脩祭祀茍非庶人後世無禄之士為之則於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為之者也茍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為不僭不褻而於士為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于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搢紳之家能念其濬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議於蕩析之餘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為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豢養長顧却慮以為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福澤之所

漸被者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為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庸著所聞俾刻于麗牲之石庶其子孫思纘承於無窮

陳氏脩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尚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賔興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

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為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君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脩睦堂所為喜聞而樂道之也陳氏家於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隴相望東阡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欝乎

蒼蒼尚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也至子明且十世矣盖陳氏望於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暑奉布帛以為壽嫁者娶者喪塟者薦貨財以贈遺貧不能棺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宴以致懽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日不遑暇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日蒙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

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乃作脩睦堂於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為酒醴刲羊豕布几席羅豆籩舉宗咸延致而讌於斯班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儲慶綏祉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颺言曰人之宗族至於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為禮義之

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
惟婺之浦江鄭氏一門羣從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
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
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
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
子以為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
恩以相愛乃爾豈不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
於戲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

乎講信脩睦隣國猶然矧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别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崇卑落成之歳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以張子明能為人之所難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黄氏黄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於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

閤惟盛水閤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父出分
久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
廬之異户者通于一田園之異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
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司于一奴僕之異主聽于
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遣其子宿來謁記
惟我仲姑實為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黄氏固姻家也誼
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
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

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箒勃谿鬩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踈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踈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為難也有家者知

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為心猶知為之三十六輻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懸於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

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責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兑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彖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

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於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為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

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為最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親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人皆可以能焉非有矯於外也大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況於最親者

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撫也以懽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户田園而異籍貨賄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苦而異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前蒙陰主簿林敬伯為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浦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簿因家

於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蔚為望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讀書有文樂道尚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欲以家政自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賔曰絫四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為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關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能如是豈非吾願欲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孝友之風

謁如也鎮撫譚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為之記俾知所勗唯下執事是望噫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為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為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篤為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之仁者不過婺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為人之所難也今章氏之是舉孝友闕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國以法而

理家以禮而立隆於恩者尤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坦兄弟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患不逮夫人哉異日平陽有曰章氏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為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成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聯其居

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鄉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别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於其家而親親之仁洽于九族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死埜相恤也患難相捄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勢當然盖無足以異也後世為治者惟徵歛獄訟期會是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

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絶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吾至又為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于吉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且五世矣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

槼矱之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
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即冠昏
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
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友恭云徵諸思中之言
則蕭氏與婺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
男子行脩於巳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
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為三代之民
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

遠矣豈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閭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婺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顧予何人獲覩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為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為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

為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彞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為記

壽豈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即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數延之見叔友因言頻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興事而以餘力買地於郡之南十里舉先世二十喪序葬焉復卜居於墓道之北二里聚羣從兄弟同室廬以處焉合釜爨以食

焉此皆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為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豈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記見屬時予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友復以為請乃為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豈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茍有所不足則乖戾矣則不相能矣則胥殘胥虐矣所願欲其可冀乎長者友而幼者恱焉幼者恭而長者恱焉則常道之盡

也友恭之至薰於太和天且助之福慶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以過矣斯固為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賢其賢善其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為國者不下堂而能鼓舞四海操是術也為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所褒嘉也而丞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闕也金華之

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其堂吾何為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其堂吾何為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衆人與趙氏一也而壽豈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衆人也以能友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傚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尚懐永圖以慰丞相之望哉

慤敬堂記

平陽范洵子美塋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於墓之側以為歲時汎掃饋奠之所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慤敬而吳編脩從善為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曰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慤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脩闕謂慤即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複乎而劉助教闕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願先生以

一言開之余闕

篤於親雖欲默烏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實本者何慤焉爾矣實者何敬焉爾矣威儀不足之謂慤主一無適之謂敬敬近乎誠存於内者也慤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慤為本而以敬為實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若慤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況墟墓之間祠堂之中乎墓焉而親之體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

繁文而貴乎慤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慤故本立敬故實盡立其本而盡其實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慤敬之至親之精爽潛孚而黙感發見而昭明故既死而如見其生也既亡而甞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淵哉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内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甞而奉薦也慤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昧慤之義而直

以敬當之盖無足怪者子美又奚惑焉祭於斯堂也尚務其本與實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為記

春暉堂記

傭人者日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傭於人者日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當為之事是謂能報使傭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

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傭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傭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傭人者也子譬則傭於人者也夫傭人者之於傭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計傭於人者之於傭人者猶不能報之也況親之於子其施不嘗以萬計亦不嘗以十萬計亦不嘗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報乎親則

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人稱願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為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為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

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傭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尚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尚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于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尚賢擢以賢良為丞平陽尚賢喜禄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為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尚賢得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故樂為推明其説以為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母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璧以至犀象翠羽丹砂空青衆人寶之賢於衆人者弗之寶也其為人也賢於衆則其所寶者必異於衆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懷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之賢不賢可見矣此余於伯安求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為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為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廷之孫吳

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舅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即世維時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幼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為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戲衆人以為寶者其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為益無之於人不足以為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為人失之則不足

以爲人是寳於衆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寳寳於賢人者重於天下之寳矣如之何而可不寳也亦惟寳天下之寳而不寳其不可不寳者是以爲衆人不寳天下之寳而寳其不可不寳者是以爲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寳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夫是以人之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向使其不此之寳而奪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寳矣是故寳此而不為賢淑者未之有

也不寶此而為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節無愧彝倫克配古人而子不失為令子宗祧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賄也無不保有也於戲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聖人之後固自度越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為之一言雖然貞之為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閑家

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師萊堂記

范君元璉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昞字士東仲曰昱字士寅年皆踰冠矣朝夕處元璉之側依依猶孺子間相率來請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脩其童子之服而習為童子之戲娛嬉乎二親之左右庶幾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顧而慰滿平生愛日致與諸大將偕

往君方守疆圉於平陽雖欲侍行不可得也念定省之曠日夜不寧于懐望飛雲而徘徊仰瞻不能自已於是名其燕處之室曰瞻雲而求記於余夫雲之往來聚散於天地之間也變化不測舒卷無常充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咸覩覩而思其親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君見之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狄公從役而思其母獨處家庭君守職而思其父行役於邊徼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武毅公甞上休致之請矣及

雲南之命下即日上道初不以老為辭其為忠也何以加諸君雖不獲脩為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父之情言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為孝也何以加諸忠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幾何人而見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知之也西南諸蕃遠而險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負固以為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足以制之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臣庶簞壺望風迎徯惟恐

不先不頓刃折鏃而方萬里靡然聲教之中此非人力
益天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武毅公獻捷于京
師歸休于私第遂佚老之願於桑榆之景夫何遠之有
君出則時閱習奮武備以脩扞城之職入則奉晨昏候
顏色以輸愛日之誠於斯時也雲在是而親亦在是固
不必瞻夫雲矣宜何如慰幸哉忠與孝也不惟見於一
門而於君一身見之矣君自洪武乙卯以勲子入侍東
宮侍衛乘輿辛酉夏始被旨還平陽襲職其冬闕冦溢

出平陽西鄙君領軍由梅溪入絡溪以破吳嵒闕轉而南攻麻洋焦坑直擣福寧之岑嶺皆以孤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拔寨二十斬獲無算有楮幣之賜國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庸備述之以為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解衣免我於饑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

然免我於饑寒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而不知報之非不知報也欲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恩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尚得而報之乎雖欲報之將何以為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於聲嗟氣嘆之間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戲恩之同乎天而無

事於報是惟親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為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恩我之意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為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所以恩我之意乎盡為人之道所以事天也盡為子之道所以事親也故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莫大於此又何以報為哉茍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為報也乎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

復元其父捐館之日皆藐諸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力於紡績事其舅姑葬其夫教字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卓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為宣慰使司從事以没復元曰豈以凡之亡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日致勉焉其後荐經兵燹家用焚蕩復元曰豈以家之燬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益致勉焉夫人以復元之能順適其意也雖憂患備更而無不豫者今年八十餘矣鶴髮而童顏聰明而康健愉愉如也葢復元自

兵後即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墓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于朝擢平陽奕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老為辭而夫人亦曰貧賤常事也茍一時富貴其如後憂何不久迄辭而歸退然以養親教子為務夫人喜曰汝幼孤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異日見汝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為壽藏迹父之墓使我見之於願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舉凡之喪祔焉每風日清美夫人輙攜婦孫登臨而眺望欣欣

然有喜色復元乃搆亭以為遊息之所名之曰春暉而求文為記余因書此使揭諸楣間即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僥倖富貴以娛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魯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之寖久而能忘其情乎是以在陳而有歸歟歸歟之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久而安安而樂樂而

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土之忘豈人之情哉樂有以移之矣凡樂之足以移人而使人忘其土思者莫甚於富貴然則得志功名之會馳騁富貴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者豈非忠厚之至哉而惟敦仁篤行之君子為然余謁告歸自翰林獲交譚君濟翁間從搢紳先生登其懷遠亭聞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共濟艱難於是委身戎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於兩浙入皇朝從諸大將四方

征討朝廷録其寸功授管軍鎮撫俾戍金華金華距吾鄉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志於歸省哉畏此簡書莫之直遂爰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凝想闕恍若足跷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謡俗説俚談之接吾耳庶幾用以自慰云於戲故土之思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湴家雙溪之上長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岳洞庭之間抑何忠厚之至也若君者敦仁篤行君子

哉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大義然則處斯亭也豈但興懷先基與族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厥美矣斯所以為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為一世君之越鄉五千里不過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為年計二百有餘去之二百餘年而懷之愈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為懷遠也歟

商山舊隱記

漢高帝以爵禄駕馭豪傑天下孰不奔奏四皓獨抗高尚之志雖嘗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韓彭諸公視之窮達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盡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睎顔之人是亦顔之徒也然則睎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與余於楊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瑜温之平陽人倜儻而尚誼讀書而能詩方關陝平定之日選士之曉

暢文法吏事者為其各郡縣吏由是子瑜有商州之役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佪顧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墟林莽之間今吾乃茍升斗之禄而離鄉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為四皓之所鄙咲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槩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哉投牒乞歸守長以子瑜明敏練歷倚之集事不聽子瑜則曰吾欲歸不得而吏於此非所謂吏隱者耶因自號商山吏隱既而凡親

老者例許歸養子瑜即日治裝南歸葺屋鳳山之下奉母以居其言曰吾嘗吏隱商山矣非商山舊隱者而何於是扁其居曰商山舊隱居半歲而母以壽終子瑜日夜哀慕以至成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壁泰元發喜親之歸而傷其遽沒也行其庭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為吾兄弟弗獲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追養乎雖然將何藉以解吾親之顒於冥冥中也相率來求文為記余覿國家興王之初庶事繁夥非刀筆

簿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吏由此見重固不遑以他途取士公卿大夫胥此焉出同時與子瑜被選者覬幸速化夤緣柄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於器不旋踵而觸罪罟以隕其軀者亦豈少哉子瑜之材豈不足以翔騖而無慕乎外出未幾而輙辭歸得以天年終於牖下則子瑜之於四皓雖非其倫吾能勿以為四皓之徒與子瑜有知當亦謂余為知已也元璧兄弟於其親既没之後克謹其承久且不忘而拳拳焉以記為請可謂

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哉余故不辭而爲之記且授以鳳山之章俾時節歌以侑祭其辭曰幽幽兮鳳山克配兮商顏谷窈窕兮澗潺湲禽鳥兮間關樹木兮檀欒有菊兮有蘭可佩兮可飡亦有桂枝兮可以扳援神來歸兮雲承輳鶴先路兮繽其蹁躚蚪清兮擊鮮以灌以薦兮敢有不虔願終歲兮於焉盤桓福我壽我兮曾與玄

厚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脈則曰焦下山折而南行奠為金山又奠為步廊山而兹山則支於金山蜿蟺礴薄既翕復張首尾起伏勢若狻猊坐據要會九凰東山暘輿峙其前雅山沙岡黄輿仙壇石剌上灣諸峰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風氣之所會清淑之所鍾也武畧將軍馬侯鎮平陽之九年購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剏菴山之麓興役於洪武壬戌八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己亥落成前為廳事廳事後為

中庭中庭後為祠堂中庭東西各為軒東曰朝陽西曰致爽東西軒之外各為步廊以為庖為湢為圊為守塚者之舍為間凡十有七余客遊平陽馬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養故死於我乎瘞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歿無後妾哀不自勝禮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將缺焉此重妾之哀思者幸先母葬鳴山即是建菴為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妾之哀思可少紓似亦可為長久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

卿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為𦙍斯菴
且買田若干畝為永業以具犧牲醴齊粢盛食居守者
亦既作神主妥奉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為記俾
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余乃名之曰厚德菴而復於
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之降殺緣情之戚疏
有不容不然者矣然當用吾之情則一焉爾也大凡妻
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意乎今
侯以義起禮斯菴攸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當

為哉雖然世降俗偷人子於其父母終而忽焉遠而忘焉且猶不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其所疏者致隆極如此德之厚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起況於子若孫乎

厚本亭記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荄木之本乎根也草木植物也猶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厚報焉可謂知務乎生而事之死而送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事生葬

之謂送死養不可不厚也葬可以不厚乎至於葬則無所為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猶可得而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與其失之薄無寧過於厚也過厚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厚葬云乎亦曰周于身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周于棺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當為故曰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起葬其親可謂盡心也巳矣豈不以知本哉初君

之先府君過縣之梅源見其土厚泉深巖堅欝紆風氣
綿密而知為吉壤曰異日當歸藏於斯甲午春山寇犯
縣君奉府君避地仙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
十月癸亥卜壺嶺葬焉葬之日大風雨而事情不獲申
越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祔以卒之後十
四日君又寢疾不獲與窆居甞慊然語兄若弟曰先父
母雖葬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葬也朝夕相與圖
之洪武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鐵場原遂以是歲十月

庚戌自壺嶺遷而葬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節拜掃饋奠其間而以厚本名之至是屬伯衡為之記伯衡惟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慊然而不寧必改葬而後已則君之厚於親何以加諸是亭之名葢有由矣然而又欲托文字以昭後人葢不獨以厚吾之所出自盡諸已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吾孫曾又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戚疏服有隆殺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視之宜若之何則上邱壟而撫松楸寧能已其

孝敬之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尚慎思賢父兄厚望之意而無自處其薄哉君平陽人典教鄉郡凡十年召至闕下將官之而君辭疾堅甚今得旨歸老於家以學行望於士林云

時思堂記

温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宕為其鄉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初府

君廣明閭避地來平陽即錢浦以居其子景孜復自錢浦遷居郭宕至景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即正寢東室敞為祠堂妥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於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僭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禰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褻也規制中度器物完具歲時蕆事饋奠惟謹扁曰時思而來請記古者大夫士之家祭於廟庶人無廟祭于寢三代而下廟制既廢而祠堂則始自漢室不過即墓所為之變禮也

宋儒去墓而建於家則變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為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咲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夫惟能致其思也是以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户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精誠之孚不孚祖禰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

其思焉則雖陳其罍爵簠簋籩豆潔其酒醴脯醢粢盛以薦以享夫何肸蠁之有觀景高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達於禮則何以與於斯於戲祠堂之設祭禮以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何憚而不為之乎人不能為而景高為之不患祀事之不舉而惟患思之不至揭名楣間用以自朂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況孫曾乎勿替引之善繼善述何患其不至哉余弗辭而為之

記非惟以彰景高之賢孝富而好禮者尚知所興起景高名斑魁岸而有才婦翁鄭朝美官于閩嘗引以自佐用平寇功擢福州古田縣尉陞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曷為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慈壽者何慈所以昭母之厚恩也壽所以表子之至願也感之也深故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子也顧復乳哺提挈扶持推燥就濕躬實任之方其未有知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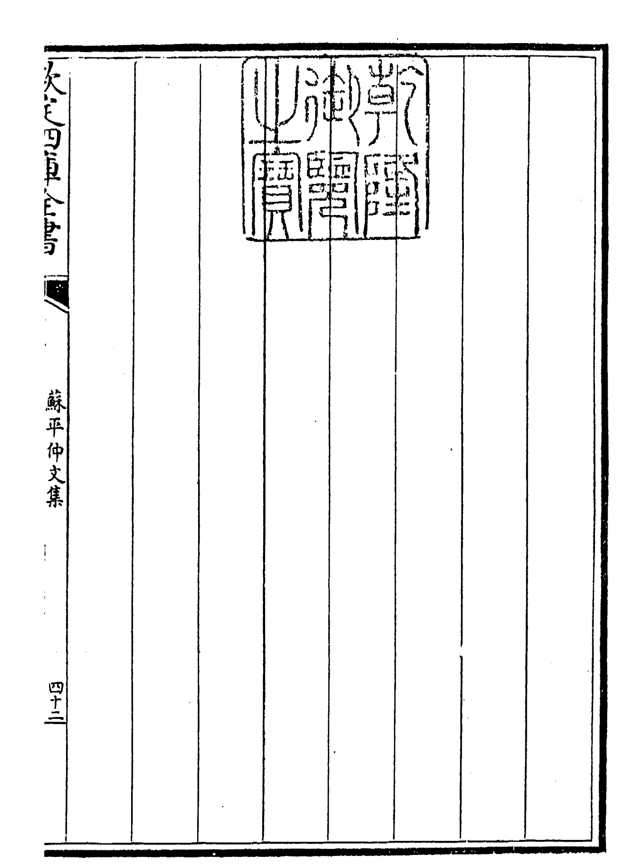
能言也饑也渴也寒也燠也苛癢也疾痛也惟恐失之
懇懇焉憫憫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於子之幼小長
大也其為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撫子父猶母也母猶
父也聖賢獨以予母而曰慈母慈母以天下之篤於慈
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餒不凍母慈之也無菑無害
母慈之也求必得欲必從母慈之也烏得而不感之歟
然則望焉何居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
之壽加一時子有母慈亦加一時母之壽加一歲子有

母慈亦加一歲母之壽加一紀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于耄至于期頤而旦旦焉慈乎我也宜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烏乎能自已耶雖然所以祝願其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烏在非獨望其慈焉而已也百年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于百至於我能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況脩短之不齊而其未來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莫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報也惟願其享有多壽庶獲申

烏烏之情焉致愛敬之誠焉是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為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為子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示慶幸也喜且懼也何慶幸乎愛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欲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為不易幸而得之雖欲不慶幸烏得而不慶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于天子之心恒不敢必得今也天幸壽吾親出子期望之外可喜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致須臾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

高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脩子職此四者李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孰謂鎬其名叔荆其字撫之崇仁人叔荆繼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矣而叔荆以文學蒙眷注官翰林教國子欲迎養不可也欲歸養不獲也顧其妻能率其子承事其母甘旨之奉朝夕無違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而其母亦樂有婦有孫也優游燕安無不歡適常常寄言叔荆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苦念

我也惟若蒙國恩寵備位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稱雖不在吾側而吾焉有不樂者哉叔荆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右就養仰之婦子堂於是乎作而求伯衡記之伯衡與叔荆同巳巳歲生人叔荆有母而禄逮養伯衡則欲孝而無誰為孝矣故於叔荆之事企焉慕焉歆焉羡焉追恨焉愧慨焉嗟夫處斯堂者誰不有親也志叔荆之志感而願望焉幸而喜懼焉愛日而及時脩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之追恨而愧慨也哉是為記


乾隆御覽之寶

蘇平仲文集卷七